“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没有优秀作品,其他事情搞得再热闹、再花哨,那也只是表面文章,是不能真正深入人民精神世界的,是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引起人民思想共鸣的。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

看传统技艺·听融合故事㊽

葫芦雕刻技艺

方寸之间 包罗万象

□文/图　本报记者　高瑞锋

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毫沁营镇的一处居民楼里,葫芦雕刻技艺呼和浩特市传承人赵瑞林正在工作室里雕刻着一个葫芦。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案几上,大大小小的葫芦泛着温润的光泽,赵瑞林凝神屏息,以刀为笔,在葫芦上勾勒出细腻的纹路。

10多年来,赵瑞林执着于方寸之间的雕刻,将传统技艺与现代审美融合,让平凡的葫芦变为艺术珍品。

葫芦雕刻《蒙古袍》。

葫芦雕刻《鼎盛》。

葫芦雕刻《吉祥如意》。

葫芦雕刻《大丰收》。

葫芦雕刻《景泰蓝掐丝蓝宝瓶》。

葫芦雕刻《连年有余》。

文化遗产　历史悠久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葫芦谐音“福禄”,象征着吉祥与多子多福。而葫芦雕刻,则是一门承载着农耕文明智慧的古老技艺。从新石器时代的实用器皿,到明清宫廷的精美文玩,再到当代非遗的创新发展,葫芦雕刻历经千年,仍在匠人的指尖焕发生机。

早在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中,考古学家就发现了碳化的葫芦残片,证明中国先民很早就开始利用葫芦作为盛水、储粮的容器。早期的葫芦雕刻可能仅以简单的刻画符号为主,用于标记归属或者装饰。

到了汉代,随着漆器、青铜器等工艺的发展,葫芦逐渐被赋予更多文化内涵。《后汉书》中就有记载,人们将葫芦制成酒器,并在表面刻绘纹饰。唐代时,葫芦因其轻便耐用,成为文人墨客喜爱的酒具和文房雅玩。诗人李白曾写下“葫芦酌春酒,便得野人欢”的诗句,可见葫芦在当时的流行程度。

明清时期,葫芦雕刻迎来了黄金时代。在宫廷中,匠人们采用“范制”工艺(即用模具控制葫芦生长形状),制作出造型各异的“匏器”。乾隆皇帝尤其钟爱葫芦工艺,宫廷造办处制作的匏器题材丰富,包括山水、花鸟、诗词等,有些还被镶嵌金银,成为皇家珍品。

在民间,葫芦雕刻则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山东聊城的“蝈蝈葫芦”以精细刀工闻名,匠人常在葫芦上雕刻蝈蝈、蟋蟀等草虫,栩栩如生;而甘肃兰州的雕刻葫芦则以镂空技法见长,图案多取材于民间故事或吉祥纹样。此外,山西、河北等地也有各具特色的葫芦雕刻传统。

2008年,聊城葫芦雕刻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成为重点保护对象。

葫芦雕刻《五牛图》。

坚持不懈　结缘名师

赵瑞林今年43岁,出生于山西盂县,他与葫芦雕刻的缘分始于童年,自幼对民间手工艺充满好奇。“小时候常见老人用葫芦做水瓢、酒壶,偶尔还能看到简单的烫画,觉得特别神奇,怀着好奇心,我经常在葫芦上刻刻画画,小学的时候,我在葫芦上刻画了一个‘福’字,竟然在学校组织的手工艺比赛中得奖了。”赵瑞林说。

上初三的时候,他和父母去太原走亲戚,和太原的同学约着去当地的一家商场玩,在一处柜台里,大小不一、造型各异的葫芦吸引了他的眼球,他惊喜万分,盯着这些千变万化的葫芦看得如痴如醉,久久不愿挪动脚步。此时他才知道,原来葫芦可以被“装扮”的如此美好多变,而且还可以卖钱。这个发现,让他“长大后从事葫芦雕刻”的想法不知不觉中清晰、坚定了起来。

在柜台一角的纸质简介上,赵瑞林了解到创作这些葫芦艺术品的艺人是太原人陈胜,他在心中默默记下了简介上陈胜的QQ号。

回到学校后,赵瑞林立马加了陈胜的QQ号,期望能和陈胜见一面,拜他为师。很快,陈胜通过了赵瑞林的QQ号,却表示很忙,见面以后再说。一年后,经过赵瑞林持之以恒的联系,陈胜终于答应见面。很快,在征得家人同意后,赵瑞林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了拜师之路。

陈胜是山西省工艺美术大师,今年60岁,从事葫芦工艺品制作30多年,他将葫芦的木质材料与中国传统烫画技法相结合,发明了熏烫、泼染、刮白、填色、镶嵌、雕刻、堆料、制印等工艺,将烫画葫芦的工艺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赵瑞林在认识陈胜时,陈胜已经名声大振。

彼时,陈胜的工作坊设在太原的一个农村,赵瑞林几经曲折,终于到了陈胜的工作坊,并见到了陈胜,得偿所愿,拜陈胜为师。

技艺精湛　融合创新

从初三到大专毕业的几年间,赵瑞林只要有时间,就去陈胜的工作坊待上一段时间,跟着老师学习各种葫芦雕刻技法,技艺日渐精湛,并在大专毕业后,开设了自己的工作室。

2014年,赵瑞林来到了呼和浩特市发展葫芦雕刻事业。他在呼和浩特市的发展顺风顺水,不仅事业更上一层楼,还因葫芦雕刻与一名当地女子结为夫妻,并定居呼和浩特市生活。

赵瑞林说,葫芦雕刻看似简单,实则工序繁复,从选葫芦、去皮、晾晒,到设计图样、雕刻、上色,需要经历十多道工序,稍有不慎便会前功尽弃。“最难的是控制力道,葫芦皮质地不均匀,下刀重了会裂,轻了又显不出层次。”说话间,他手持刻刀,手腕轻转,几分钟后,一朵牡丹花便在葫芦上“绽放”开来。

多年来,赵瑞林创作了很多独具特色的葫芦雕刻作品,包括《花开富贵》《禅茶一味》《吉祥如意》《五牛图》《威武关公》《景泰蓝掐丝蓝宝瓶》《饮中八仙歌》等近百件。其中,葫芦雕刻作品《五牛图》在2016年荣获中国民族美术家协会金奖。

在传统题材之外,赵瑞林大胆融入蒙古族文化元素,让骏马和蒙古包雕刻在葫芦上,使原本婉约妙曼的葫芦瞬间有了草原的味道。“非遗不能固步自封,要贴近现代人的审美。”赵瑞林说。

“葫芦雕刻技艺是集美术、彩绘、雕刻于一体的传统技艺。”赵瑞林说,他每次创作前,首先是选葫芦,多选择皮质厚实、形态特异、密度紧实、枝蔓完整、大压腰、无瑕疵3年以上的葫芦。然后根据其外形创作与之匹配的图案。曾经有个难得一见的大葫芦,他整整思考了四个月,才确定下来主题图案,作品最终变成了自己非常满意的艺术品。

“我是手艺人,也是守艺人。我会一直把葫芦雕刻这种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技艺传承下去,让更多人感受到葫芦雕刻的艺术魅力。”赵瑞林说。

【一言】

让古老文化焕发时代光彩

□高瑞锋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独特的民族记忆和智慧。在新时代,非遗传承创新既要守护传统根脉,又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

近年来,许多地方将非遗引入学校教育,培养年轻一代的兴趣,通过校园传承模式,让非遗技艺后继有人,文化基因得以延续。

同时,各地依托非遗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实现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比如,为传承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六合枕,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温永华建立了六合枕手工坊,采用“公司+艺人”等模式,培训了3000多名包头市周边旗县区的居家妇女、下岗职工,让她们参与到了六合枕的制作当中,使她们实现了居家即可挣钱的灵活就业模式。

另外,借助数字技术和新媒体,非遗传播方式更加多元。在新媒体环境下,一些戏曲院团尝试通过网络直播、短视频等渠道传播,与互联网公司或知名IP跨界合作,以全新形式呈现传统戏曲,增强了吸引力和传播力。

非遗传承创新的路径是多元的,无论是融入校园、对接产业,还是借助科技,都为非遗注入了新的活力,让非遗焕发时代光彩。

【见证】

呼和浩特市五路村:一个曾经繁华的商业集散地

□杨利民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黄合少镇五路村是一个具有400多年历史的村落,曾经是山西通往归化(今呼和浩特市)的商业集散地,被称为小归化城,见证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五路村位于丰州古城白塔(辽代万部华严经塔)正南一公里处。

据史料记载,五路村是土默川开发较早的村子、土默川八大板申之一,从明嘉靖到现在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村里原有一座庙宇,元代时就已存在,现在早已不见踪迹。

清康熙年间,山西的李姓、张姓、崔姓等“口里”人走西口,陆续来到五路村。他们圈起草场,用茶、布、烟、糖等日用品与当地的蒙古族人换回牲畜,喂养得膘肥体壮后,再赶回“口里”进行售卖。

在清雍正之前,五路村周边的蒙古族人都来这里进行物资交换。

雍正元年,五路村有了字号,人称通事行。这里的通事行和草原其他地方一样,先是开设烧酒作坊,继而兼营茶、布、烟、糖等日用杂货,这其中就有从山西走西口来的张姓和崔姓两家。当时,归化城开辟了联通草原的商路,途经五路村,便利的交通使五路村的人口迅速增长。

乾隆二年(1737年)后,随着土默川土地两次放垦,五路村逐渐发展为粮食交易市场,五路村的商业由此迅速发展起来。

乾隆年间,修建了从归化城通往内地的京大路,京大路途经把栅、添密、美岱、石人湾、牛家川、德胜口等,京大路的修通,使得运往归化城和内地的货物从此不再由杀虎口运转,而是经德胜口出入。

五路村接近添密站口,由于五路村旅店住宿条件宽敞、喂养牲畜的草料便宜,所以,很多车户宁可多绕几里路,也要到五路村投宿。五路村有几十家大旅店,有的旅店还专门聘请了高级厨师专为王公贵族等有钱人进行“定制化”服务。

在旅店业红火的时候,五路村人也拴起了70多辆马车,到托克托的河口跑运输。

彼时,五路村热闹非凡,烧卖馆有四五家,杂货铺一家挨一家,各种吃喝应有尽有。铁匠炉、木匠铺里叮当作响,耍猴、卖艺、拉洋片的络绎不绝。尤其唱戏时,村内村外各种推车买卖来往穿梭,叫卖声此起彼伏。而且,村里还有50多对用大红字写着各家堂名的大纱灯,逢年过节便挂在大门两边,整条街道很是喜庆,同时,村里还有全副行头的秧歌队、娶媳妇的花轿、送殡的杠房,再加上武家的银炉、陈家的绸缎铺、杨家的杂货店等,五路村繁华得如同一个小归化城。

民国十年(1921年),随着火车开进归绥,交通方式发生了变化,五路村开始日渐萧条。

时光荏苒,岁月更迭。今日的五路村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交通便捷,东邻河西公路,南邻大添公路,西近三环路,北邻绕城高速公路白塔出口,形成了多路环村,加之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早已从昔日的繁华商业地演变为一个农业大村,享有“四村水地”的美誉。